

集部

曝書亭集卷四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而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衛撰通史緣起羅泌撰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

胡氏所述皇王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摭史傳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驌撰繹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書漕使曽為鏤版予所儲者明萬歷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為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為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

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逺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髙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歴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録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曽藏本也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剡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

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為范氏之書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頼入范書得存今宜别為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為此舉也

吴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吴仁傑撰前有曽絳序後有林瀛疏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

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顔游秦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為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别號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

熈進士歷官國子學録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
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
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説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
馬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
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
抑昭烈為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

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録以進張説知院以委徐堅

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為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荆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擬雍録謂書成于九齡為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

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没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劒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

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為百卷卷中恒存蘇氏駮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常熟藏書家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

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

其餘槩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岊及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即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桱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踈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

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
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覯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
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
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眘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眘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
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為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
勘正別用格紙抄録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

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兹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攷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

年録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恐未若二書之得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

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眘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録計一千六十三卷

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秪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為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桱王氏宗沐薛

氏應祈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夏蟲不可語以氷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

鼎輩則劾之于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尚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微國公為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秦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鐫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寃與岳飛同何人為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

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稾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子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騤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梲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録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

夢華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

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録也弋陽姜清摭祕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録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為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闕十闕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産載于文皇實録而諸書無紀其姓

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巳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歷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陛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

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録然後一代之典則備馬明則第有實録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録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

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已未史局旣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為然也遜國羣書

可信者絶少十九皆作偽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録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洧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歷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已中萬歷甲戌進士仕至陜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曝書亭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利仁

曝書亭集卷四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内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
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
古録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殁後雖有
奇字為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巳敦銘跋

父巳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唇廣四尺𡰥二尺八
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靁其耳饕餮銘二字
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

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巳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巳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巳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巳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巳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巳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巳鬲有父巳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巳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巳名固其宜巳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巳匜

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凡丁凡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巳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

魯大中蓋希真晚為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摹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冊内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為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

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絶品恒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敦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簠一甗二

壺二刀一槊二鐙一尺一漢罍一中有榮次新手跋及

書林羲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厎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

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

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

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

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

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説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𣪘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

列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名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甗盉匜敦卣為然舉凡鋒矛刀劒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為段治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為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

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闕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黹帶赤芇朱黄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闕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

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闕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攷周轍未東王宫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宫惟郲敦載吕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宫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葢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宫之故吕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為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宫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説

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為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葢大司樂也二説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邾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郜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劒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

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劒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鋝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為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

鄭絪出鎮時髙州守林靄得之峒戸以獻絪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緑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鼙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

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牢牲置酒子女緐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内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盂而宣和博古圖

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蜼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為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髙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

名鏄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為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㰤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為之蔡

倫之造紙及祕劒是巳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劒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為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爍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

間有存者衎𢇁所藏是鏡葢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

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為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為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

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為利溥矣然仲尼

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

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旣而以剛卯金刀

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鍾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録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覯于衎塋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偏體青緑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吕編修祿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為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綖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幺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

蹟髙臺巳傾曲池巳平残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治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卬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黒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征髙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曰悼兵士死戰而為之薦

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横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為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眘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為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攷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

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為寺元景元之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糸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仄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為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

年吳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
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即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
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為金
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
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
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
載然銘旣有拓本則兹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
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

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夭斜丁口無别夫為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椸枷言不出梱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幗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為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

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冶烏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攷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將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

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豁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録晉仙之詩兾此瓦末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

附録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

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圻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鈷師凡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

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
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為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臯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録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

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槀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録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臯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勍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

斯當以記為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臯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下且與九溪蠻

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為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

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

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臯此

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

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

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墖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

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壇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為已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餉予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龑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弁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

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佾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龔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

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胷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胷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旣牽率字亦麄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檝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録萬歷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黄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揭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

端也

曝書亭集卷四十六

曝書亭集卷四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六

書岣嶁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祗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岣嶁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

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岣嶁山詩上言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猨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

古家率以為偽袛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録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

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録云所見者先世藏

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恆山作音訓時止存三

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

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

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旣簡句古文苑脱避字有

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

寫六轡闕驁句驁上脱一字古文苑本驁作重文用修

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靁雨上古文苑有𣶢𣶢

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異文郭氏

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實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虚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消埃稗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實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實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予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

皴剥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
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
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
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澁而
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
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
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
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

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𡉉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從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旊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

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曹叔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隷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黄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

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䆲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為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録定以為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葢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之無銘驗其

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録目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巳無陳迹可求而岣嶁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逺也夫康熙巳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為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

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為熊塗山氏化為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潁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為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為凡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少

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隷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窐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册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為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璁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襃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

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别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謂百石卒史為百戸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雞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為百戸是雞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

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隷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黄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鋭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為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隷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閒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

其筆法精穩可為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為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

春秋宗禜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䜿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録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為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婁壽碑䟦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録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駮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

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末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為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

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録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為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究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

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為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録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残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

彪為震都少卿務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覿故人又絶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黽池五瑞碑五瑞者黄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

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隷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為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為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閥之下輒為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

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匋歐陽棐董逌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縯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為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為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

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巳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伷諸碑是巳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巳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巳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

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為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晩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

𤔲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尚旦在昔我君存今葢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葢髙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髙傳言即與封龍

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髙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即見聽許葢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廵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𩊚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歷中部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為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

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簒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巳司馬曹寛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為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歷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曽奉勅歷河南北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曰文海英淵于濟得漢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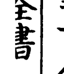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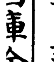
九于泗水中葛邏禄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秦碑閲歐陽趙氏著録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隷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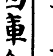
台丘遲故午都昌台丘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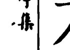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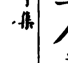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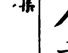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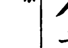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為蔽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








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為絶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絶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摭謡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

文律之古乃洪氏隷釋詆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

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

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

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為據

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伷

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别是

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為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勑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勑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推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

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為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眞緊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為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

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佑贊元實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

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巳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

逌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逌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㚇字云作行作止也逌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㚇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

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為紛以延熹為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凡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兖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謬矣碑末書夫

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葢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椁樹碑可以槩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冤句曹氏祔馬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内鄉縣髙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彦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裔宙去戸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歴主簿督郵除項都鄉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畞荒蕪民失水利鄉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畯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恵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録者惟邑人李蓘曽載于丹浦款

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録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剥僅識其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

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為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彛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兖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羣羣與嶧通知為滕人云為政崇博三年有成葢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

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四十七